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二十八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唐紀 高祖武德元年 春正月王世充既得東都兵進擊李

密于洛北敗之遂屯鞏北辛酉世充命諸軍各造浮橋度洛擊
密橋先成者先進前後不一虎賁郎將王辯破密外柵密營中
驚擾將潰世充不知鳴角收眾密因帥敢死士乘之世充大敗
爭橋溺死者萬餘人王辯死世充僅自免洛北諸軍皆潰世充
不敢入東都北趣河陽是夜疾風寒雨軍士涉水沾濕道路凍
死者又以萬數世充獨與數千人至河陽自繫獄請罪越王侗
遣使赦之召還東都世充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屯含嘉城密乘
勝進據金墉城修其門堞廬舍而居之鉦鼓之聲聞於東都未

幾擁兵三十萬陳於北邙南逼上春門乙丑金紫光祿大夫段
達民部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望見密兵盛懼而先還密縱兵
乘之軍遂潰韋津死於是假師柏谷及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檢
校河內郡丞柳燮職方郎柳績等各舉所部降於密竇建德朱
粲孟海公徐圓朗等並遣使奉表勸進密曰東都未平不可議
此按含嘉倉在洛陽北上春門東面北頭門也偃師在其東北七十里柏谷塢又在東北河陽今孟縣河內今懷慶府
夏四月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於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
招諭不應李密出軍爭之小戰各引去城中多欲爲內應者趙
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戈寅引軍還世民曰城中見吾退必來追躡乃設三伏於三王
陵以待之段達果將萬餘人追之遇伏而敗世民逐北抵其城
下斬四千餘級遂置新安宜陽二郡使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

師鎮宜陽呂紹宗任瑒將兵鎮新安而還

按三王陵在洛陽西北新安在洛陽西

十里宜陽在洛陽西南七十里

六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輶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鶴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

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省表大悅下

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按萬年縣與長安縣

分治蓋今咸寧縣也元武門北門也

宇文文化及留輜重於滑臺以王軌爲刑部尙書使守之引兵趣
黎陽李密將徐世勣據黎陽畏其軍鋒以兵西保倉城化及度
河保黎陽分兵圍世勣密帥步騎二萬壁於清淇與世勣以烽
火相應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每攻倉城密輒引兵以搗
其後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卑隸破野頭耳
父兄子弟並受隋恩富貴累世舉朝莫二主上失德不能死諫
反行弑逆欲規篡奪天地所不容將欲何之若速來歸我尙可
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瞋目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
須作書語耶化及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於城外掘深溝以

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世勣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化
及大敗焚其攻具時密與東都相持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
都議其後散騎常侍蓋琮齋敕書賜密密大喜遂上表乞降請
討滅化及以贖罪元文都等以密降爲誠實盛飾賓館於宣仁
門東冊拜密太尉尙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
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王世充作色謂起居侍郎崔長文曰
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爲耶秋七月皇泰主遣大理卿
張權鴻臚卿崔善福賜李密書曰今日以前咸共刷蕩使至以
後彼此通懷七政之重佇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權等旣
至密北面拜受詔書旣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
軍糧且盡因僞與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
人獲罪亡抵化及具言其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

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
奔散追兵且至唯秦叔寶獨捍衛之密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
與之力戰化及乃退房公蘇威在東郡隨眾降密密以其隋氏
大臣虛心禮之威見密初不言帝室艱危唯再三舞蹈稱不圖
今日復視聖明時人鄙之化及猶有眾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
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

按清淇今淇縣宣仁門東都東門童山在淇縣東北

魏縣在今大名府

薛舉進逼高墟遊兵至於陶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
世民得瘡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
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爲
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辦故有此言耳且賊
聞上有疾必輕我宜耀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墟西南恃眾而不

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于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

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遠劉宏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

安舉遂拔高塘收唐兵死者爲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按高塘城在長

武縣幽州卽密州岐州卽鳳翔府淺水原在長武縣西北

初李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爲皇泰主國子祭酒自出

樵采爲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

曰老夫旣荷厚禮敢不盡言未審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

扶傾乎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

用老夫矣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備位上公當竭庸虛匡濟國難

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

胡氏曰李密寬之子寬爲周將以驍勇著名

失途至此若能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及王世充殺元

文都等密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爲人殘忍

褊隘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

隋河間郡丞王琮守郡城以拒羣盜竄建德攻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帥吏士發喪乘城者皆哭建德遣使弔之琮因使者請降建德退舍具饌以待之琮言及隋亡俯伏流涕建德亦爲之泣諸將曰琮久拒我軍殺傷甚衆力盡乃降請烹之建德曰琮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奈何殺之往在高鷄泊爲盜客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乃徇軍中曰先與王琮有怨敢妄動者夷三族以琮爲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先是建德陷景城執戶曹張元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

勸善建德乃釋之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

北之策建德引爲謀主

按瀛州卽河間府景城今交河縣饒陽縣屬深州

初李密旣殺翟讓頗自驕矜不恤士卒倉粟雖多無府庫錢帛戰士有功無以爲賞又厚撫初附之人眾心頗怨徐世勣嘗因宴會刺譏其短密不憚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密開洛口倉散米無防守典當者又無文券取之者隨意多少或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自倉城至郭門米厚數寸爲車馬所轆踐羣盜來就食者並家屬近百萬口無甕盎織荆筐淘米洛水十里兩岸之閒望之皆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所以襁負如流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曾無愛吝屑越如此竊恐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業哉密謝之王世充旣專

大權厚賞將士繕治器械亦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而密軍少
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長史邴元真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先
是東都人歸密者日以百數既得食降者益少密悔而止世充
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壹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
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勸兵相助擊賊當有大功不卽兵皆疫死
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
二千餘匹九月壬子出師擊密癸丑至偃師營於通濟渠南作
三橋於渠上密聞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出偃師阻邙山以
待之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眾而至洛下必虛可分
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
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
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

也決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
彼欲鬪不得求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略
樊文超單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悉已喪膽兵
法曰倍則戰況不啻倍哉且江湖新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
效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於是諸將諠然欲戰者什七八密
惑於眾議而從之仁基苦爭不能得擊地歎曰公後必悔之魏
徵言於長史鄭頤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怠
此二者難以應敵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溝
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糧盡必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
頤曰此老生之常談耳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程
知節將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將外馬軍營于
偃師城北世充遣數百騎度通濟渠攻雄信營密遣裴行儼與

知節助之行儼先馳赴敵中流矢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人世
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梨洞過知節
迴身捩折其槊兼斬追者與行儼俱免會日暮各斂兵還營密
驍將孫長樂等十餘人皆被重創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
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
士皆秣馬蓐食甲寅旦將戰世充誓眾曰今日之戰非直爭勝
負死生之分在此一舉若其捷也富貴固所不論若其不捷必
無一人獲免所爭者死非獨爲國各宜勉之遲明引兵薄密密
出兵應之未及成列世充縱兵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勇出
入如飛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率以
過陳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其伏兵發乘高而下
馳壓密密縱火焚其廬舍密密眾大潰其將張童仁陳智略皆降

密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鄭顥守偃師其部下翻城納世充偃師被世充得其兄世偉子元應虔恕瓊等又獲密將佐裴仁基鄭顥祖君彥等數十人世充於是整兵向洛口密將入洛口城因與眾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單雄信等又勒兵自據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真遂以城降初雄信驍捷善用馬槊名冠諸軍軍中號飛將房彥藻以雄信輕於去就勸密除之密愛其才不忍也及密失利雄信遂以所部降世充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自虎牢歸之引諸將共議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連黎陽以圖進取諸將皆曰今兵新失利眾心危懼若更停留恐叛亡不日而盡又人情不願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眾也眾既不願孤道窮矣欲自刎以謝眾

伯當抱密號絕眾皆悲泣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
密身雖無功諸君必保富貴眾咸曰然密又譚伯當曰將軍室
家重大豈復與孤俱行哉伯當曰昔蕭何盡歸子弟以從漢王
伯當恨不兄弟俱從豈以公今日失利遂輕去就乎縱身分原
野亦所甘心左右莫不感激從密入關者凡二萬人

秦州總管賁軌擊薛仁果不利驃騎將軍劉感鎮涇州仁果圍
之城中糧盡感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噉唯煮馬骨取
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將士至涇州仁
果乃揚言食盡引兵南去乙卯又遣高墪人僞以城降叔良遣
感帥眾赴之己未至城下扣城中人曰賊已去可踰城入感命
燒其門城上下水灌之感知其詐遣步兵先還白帥精兵爲殿
俄而城上舉三烽仁果兵自南原大下戰於百里細川唐軍大

敗感爲仁果所擒仁果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飢餒亡在旦夕秦王帥數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勉之仁果怒執感於城旁埋之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愈厲叔良嬰城固守庚申隴州刺史陝人常達擊仁果于宜祿川斬首千餘級仁果屢攻常達不能克乃遣其將件士政以數百人詐降達厚撫之乙丑士政伺隙以其徒劫達擁城中二千人降於仁果達見仁果詞色不屈仁果壯而釋之奴賊帥張貴謂達曰汝識我乎達曰汝逃死奴賊耳貴怒欲殺之人救之得免

按百里細川在涇州宜祿川在長武縣

冬十月鄧州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擊朱粲破之子臧言於元規曰粲新敗上下危懼請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力彊食盡致死於我爲患方深元規不從子臧請

獨以所部兵擊之元規不許旣而桒收集餘眾兵復大振自稱
楚帝於冠軍改元昌達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
坐公死矣桒圍南陽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安有
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州南陽郡今鄧州也冠軍縣在其西北四十里

初北海賊帥縈公順帥其徒三萬攻郡城已克其外郭進攻子
城城中食盡公順自謂克在旦夕不爲備明經劉蘭成糾合城
中驍健百餘人襲擊之城內見兵繼之公順大敗棄營走郡城
獲至於是郡官及望族分城中民爲六軍各將之蘭成亦將一
軍有未書佐者離間諸軍蘭成恐終及禍亡奔公順公順軍中
喜謀欲奉以爲主固辭乃以爲長史軍事咸聽焉居五十餘日
蘭成領軍中驍健者百五十人往鈔北海距城四十里留十人

使多芟草分爲百餘積二十里又畱二十人各執大旗五六里又畱三十人伏險要蘭成自將十人夜距城一里許潛伏餘八十人分置便處約聞鼓聲卽鈔取人畜亟去仍一時焚積草明晨城中遠望無煙塵皆出樵牧日向中蘭成以十人直抵城門城上鉦鼓亂發伏兵四出鈔掠雜畜十餘頭及樵牧者而去蘭成度鈔者已遠徐步而還城中雖出兵恐有伏兵不敢急追又見前有旌旗煙火遂不敢進而還旣而城中知蘭成前者眾少悔不窮追居月餘蘭成謀取郡城更以二十人直抵城門城中人競出逐之行未十里公順將大兵總至郡兵奔馳還城公順進兵圍之蘭成一言招諭城中人爭出降蘭成撫存老幼禮遇郡官見宋書佐亦禮之如舊仍資送出境內外安堵時海陵賊帥臧君相聞公順據北海帥其眾五萬來爭之公順眾少聞之

大懼蘭成爲公順畫策曰君相今去此尙遠必不爲備請將軍倍道襲擊其營公順從之自將驍勇五千人齎熟食倍道襲之將至蘭成與敢死士二十人前行距君相營五十里見其鈔者負擔向營蘭成亦與其徒負擔蔬米燒器詐爲鈔者擇空而行聽察得其號及主將姓名至暮與賊並肩而入負擔巡營知其虛實得其更號乃于空地燃火營食至三鼓忽於主將幕前交刀亂下殺百餘人賊眾驚擾公順兵亦至急攻之君相僅以身免俘斬數千收其資糧甲仗以還由是公順黨眾大盛及李密據洛口公順以眾附之密敗亦來降

按青州北海郡今青州府海陵今泰州

薛仁果之爲太子也

胡氏曰去年秋七月薛舉稱帝仁果爲太子

與諸將多有隙及

卽位眾心猜懼郝瑗哭舉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浸弱秦王世民至高墪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羅喉數挑戰世民堅壘不

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

胡氏曰謂是年七月淺水原之敗也

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

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其將梁

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果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梁寶

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梁寶守險不出營中

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羅喉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疲謂諸將

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羅喉併

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引

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陳唐兵表裏奮擊呼聲動地羅

喉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寶軌叩馬苦

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

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

胡氏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

解舅勿復言

胡氏曰世民竇氏之出吁軌爲舅

遂進仁果陳於城下世民據涇

水臨之仁果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陳來降仁果懼引兵入城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果計窮十一月己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眾皆以爲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果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墟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也眾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宗羅喉翟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閒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間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爲王府文學上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

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無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何怨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立使密迎秦王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胡氏曰此豈獨相表服之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哉威靈氣饒足以服之也以定禍亂乎詔以員外散騎常侍姜謩爲秦州刺史謩撫以恩信盜賊悉歸首士民安之

按淺水原在長武西北高地在其北折塢在涇州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乃自請安集山東上以爲秘書丞乘傳至黎陽遣徐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陽翟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上表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遣孝恪詣長安又運糧以餉淮安王神通上聞世勣使者至無表止有啟與

密甚怪之孝恪具言世勣意上乃歎曰徐世勣不肯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以孝恪爲宋州刺史使與世勣經略虎牢以

東所得州縣委之選補

按時世勣在黎陽倉故有糧餉神通宋州今歸德府

李密驕貴日久又自負歸國之功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不

樂嘗遇大朝會密爲光祿卿當進食深以爲恥退以告王伯當

伯當心亦怏怏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今東海公在黎

陽

胡氏曰密封徐世勣爲東海公

襄陽公在羅口

胡氏曰密將張善相時爲伊州刺史據襄城自襄城北出

則羅口蓋李密封善相爲襄城公伯當指言之也

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

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

之眾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

地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

諫曰李密狡獪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反矣

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子所能取借使叛去如以蒿箭射蒿中耳今使二賊交鬪吾可以坐收其弊辛未遣密詣山東收其餘眾之未下者密請與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命密及閏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三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建功名以副朕意丈夫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於弟非他人所能開也密閏甫再拜受命上又以伯當爲密副而遣之按羅口卽羅川口在葦縣南有堅之於慕容垂唐高祖之於李密其利鈍相反者降人如虎豹吾之氣力足取之始可受降始可縱降

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眾據深澤掠冀定之閒眾至十萬自稱魏帝建德僞與連和刀兒弛備建德襲擊破之遂圍深澤其徒執刀兒降建德斬之盡并其眾易定等州皆降唯冀州刺史麴稜不下稜婿崔履行遐之孫也自言

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關
曰賊雖登城汝曹勿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爲壇夜設章醺然
後白衣衰經杖竹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面振裙建德
攻之急稜將戰履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履行哭猶未已建德見
稜曰卿忠臣也厚禮之以爲內史令

按幽州今順天府深澤屬定州冀州今猶曰冀州錄

此爲信術
數者戒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韋義節獨孤懷恩相繼攻之
俱不下時外圍嚴急君素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於
河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皇泰主見而歎息拜君素金紫光
祿大夫麗玉皇甫無逸自東都來降上悉遣詣城下爲陳利害
君素不從又賜金券許以不死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
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

倒君素亦自知不濟然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

將士曰吾昔事主上於藩邸

胡氏曰隋書堯君素傳楊帝爲晉王君素以左右從

大義不

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聽君等
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
也君素性嚴明善御眾下莫敢叛久之倉粟盡人相食又獲外
人微知江都傾覆十二月丙子君素左右薛宗李楚客殺君素
以降傳首長安君素遣朝散大夫解人王行本將精兵七百在
他所聞之赴救不及因捕殺君素者黨與數百人悉誅之復乘
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藝藝曰我隋臣也斬其使者爲煬帝發
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藝曰建德開道皆劇賊
耳吾聞唐公已定關中人望歸之此真吾主也吾將從之敢沮

議者斬會張道源慰撫山東藝遂奉表與漁陽上谷等諸郡皆
來降詔以藝爲幽州總管薛萬均世雄之子也與弟萬徹俱以
勇略爲藝所親待詔以萬均爲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爲車騎
將軍武安縣公賈建德既克冀州兵威益盛帥眾十萬寇幽州
藝將逆戰萬均曰彼眾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背城阻水
爲陳彼必度水擊我萬均請以精騎百人伏于城旁俟其半度
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建德果引兵度水萬均邀擊大破之建
德竟不能至其城下乃分兵掠霍堡及雍奴等縣藝復邀擊敗
之凡相拒百餘口建德不能克乃還樂壽藝得隋通直謁者溫
彥博以爲司馬藝以幽州歸國彥博贊成之詔以彥博爲幽州
總管府長史未幾徵爲中書侍郎兄大雅時爲黃門侍郎與彥
博對居近密時人榮之

按漁陽今薊州上谷今易州
雍奴今武清縣樂壽今獻縣

上使李密分其麾下之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驚駭乃降勅書勞來令密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賈問甫曰勅遣我去無故復召我還天子繇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譖行矣吾今若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度河北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何如問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况國家姓名著在圖讖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瓌史萬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爲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何以堪之且讖文之應彼我所共今不殺我聽使東行足明王者不死縱使唐遂定關中

山東終爲我有天與不取乃欲束手投人公吾之心腹何意如是若不同心當斬而後行問甫泣曰明公雖云應議近察天人稍已相違且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所有之兵束手委公乎彼必慮公見奪逆相拒抗一朝失勢豈有容足之地哉白非荷恩殊厚者詎肯深言不諱乎願明公熟思之但恐大福不再王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因執使者斬之庚子旦密給桃林縣官曰奉詔暫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髻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徒眾直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

千之眾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公以何策能爾彥師曰兵法向
詐不可爲公言之卽帥眾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
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問曰聞李密
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寶欲出人不意
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
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旣度陝
以爲餘不足慮胡氏曰陝州之兵旣不能邀密密自遂擁眾徐
行果踰山南出彥師突擊之密眾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
及伯當俱傳首長安按稠桑在閿鄉縣桃林縣在陝州西四十
今嵩縣襄城今汝州
五里熊耳山在宜陽縣西
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
王省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基

李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上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上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徧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

二年 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眾從之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羣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弑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曰今建德方至若化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

中旣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建德軍
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
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
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撫
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宏仁孟
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
承趾至襄國斬之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
無所取又不噉肉常食蔬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
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卽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
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畱
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
尙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又與王世充結好遣使奉表於

隋皇泰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羣盜雖建國未有文物

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按

城縣屬東昌府濟州治盧縣卽濟北也今長清縣貝州今清河縣襄國今順德府邢臺縣也

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閏二月己未世充寇穀州以秦叔寶程知節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咒誓此乃老巫姬耳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于九曲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性猜忌喜信讒言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征

南將軍田畱安亦惡世充之爲人帥眾來降世民引君羨置左

右以畱安爲右四統軍

按紀永今汜水縣九曲今在宜陽縣

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吾興兵擊之尙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累世豪望爲民夷所附弟脩仁爲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爲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閒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啟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寶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疆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爲唐遊說耳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赭夜行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

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與貴狗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置酒爲別五月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爲人使臣聞國亡不憾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爲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并其子弟皆伏誅

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眾萬餘與魏刀兒連結刀兒爲竇建德所滅金剛救之戰敗帥眾四千西奔劉武周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金剛亦深自結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以金剛爲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三萬寇并州六月丁未武周進逼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

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數以輕兵挑戰兵纔
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眾逐之伏兵發唐
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爲所虜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
武周上以武周入寇爲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爲晉
州道行軍總管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按易州今仍日易州并
休縣雀鼠谷在其西
南晉州今平陽府

秋九月裴寂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於度索原營中飲
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
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
西河涪州刺史劉瞻拒之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其守西河及寂
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寂上表謝罪上慰諭之
復使鎮撫河東胡氏曰劉文靜淺水原之敗貶落不偶以至於
誅裴寂度索原之敗位任如故唐高祖以賞罰

馭羣臣上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給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

老弱守城吾以彊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

還長安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

周武周據太原遣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冬十月

進攻澹州陷之軍勢甚銳寂性怯無將帥之略唯發使絡繹趣

虞秦二州居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皆思爲盜時王

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

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上

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

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

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

宮以送之按度案原在介休縣東南介山下涪州西河郡今汾州絳州今絳州非注所云新田也龍門今河津縣西

滄州今冀城縣虞州今安邑縣秦州今秦
河縣蒲反即蒲州府長春宮在朝邑縣

竇建德引兵趣衛州建德每行軍分爲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
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李
世勣遣騎將邱孝剛將三百騎偵之孝剛驍勇善馬槊與建德
遇遂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
克之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
世勣以數百騎走度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
陽陷亦降建德以世勣爲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常以其父蓋
自隨爲質以徵爲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
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
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
歸附建德還洺州築萬春宮徙都之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待

以客禮

按衛州卽衛輝府黎陽在其東北一百十里今滑縣也滑州今滑縣洛州今廣平府下博卽深州

夏侯端至黎陽

胡氏曰是年四月遣夏侯端安撫淮左

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

濟河傳檄州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

至譙州會汴毫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眾心所從二千

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歔歔謂曰卿等

鄉里皆已從賊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我奉王命不可從卿

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眾皆流涕曰公

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甯

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眾抱持之乃復

同進潛行五口餓死及爲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大半唯餘五十

二人同走采葢豆生食之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

生眾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爲唐

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仍送除書以
端爲淮南郡公尙書少吏部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
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
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
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水及爲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其存者鬚髮
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上復以
爲秘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爲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得還
胡氏曰郎楚之與夏侯端同時出使史言唐之興也使於四方
者皆能不辱君命按澶淵在開州西譙州今亳州杞州今杞縣
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涪州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
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俘掠之餘未有倉廩人
情恒擾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
世民爲帥而來莫不歸附胡氏曰此豈可以
聲音笑貌致之自近及遠至者日

多然後漸收其糧食軍食以充

胡氏曰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

所先後也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

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

邱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

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

胡氏曰史言世民之有天命

馳百餘步爲賊所及

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

胡氏曰史言世民不惟有天命亦武藝絕人

賊騎乃退

十二月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

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

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筠

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爲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

寂人朝責其敗軍下吏旣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

還濟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尙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

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尋相潛引精騎援王
行本於蒲反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閒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
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眾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
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
剛爲扞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
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
宜速戰按浩州今汾州府柏壁在絳州西南二十里龍門之東
北也善陽今朔州夏縣今屬解州澧州今翼城縣美良
川在聞喜縣南四十里蒲反今蒲
州府安邑屬解州汾州隰隰州

三年春正月李世勣謀俟竇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
得其父并建德土地以歸唐會建德妻產久之不至曹旦建德
之妻兄也在河南多所侵擾諸賊羈屬者皆怨之賊帥李文相
號李商胡聚五千餘人據孟津中渚母霍氏亦善騎射自稱霍

總管世勣結商胡爲昆弟入拜商胡之母母泣謂世勣曰竇氏無道如何事之世勣曰母無憂不過一月當殺之相與歸唐耳世勣辭去母謂商胡曰東海公許我共圖此賊事久變生何必待其來不如速決是夜商胡召曹旦偏裨二十三人飲之酒盡殺之旦別將高雅賢阮君明尙在河北未濟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獸醫游水得免至南岸告旦旦嚴警爲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世勣世勣與旦連營郭孝恪勸世勣襲旦世勣未決聞旦已有備遂與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破之高雅賢收眾去商胡追之不及而還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爲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甲午世勣孝恪至長安曹旦遂取濟州復還洛州

按孟津中渚卽河陽之中渚也濟州今長清縣時世勣父

爲建德
所虜

夏四月劉武周數攻涪州爲李仲文所敗朱金剛軍中食盡丁
朱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
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宏基執轡諫
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人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
飢疲宜畱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
計窮而走眾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
取之若更淹畱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
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迫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
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
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世民引
兵趣介休金剛尙有眾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

遣總管李世勣與戰小卻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
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
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
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
餘眾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字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
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右一府統軍使將
其舊眾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
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眾欲復戰眾
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胡氏曰秦王之破劉武周宋金剛與破薛仁果宗羅喉方略一也
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
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
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

兄季真棄石州奔武周將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
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眾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
乃天授非人力也晉陽以南道路險隘懸軍深入無繼於後若
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
長策武周不聽畱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
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按呂州今霍州北爲介休西南之雀鼠谷張難堡在孝義東南永安在趙城東北上谷今易州嵐州今嵐縣石州今永甯州馬邑今朔州及馬邑縣

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陝東道行臺屈突
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
昔爲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
誓期以更生餘年爲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

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壬午秦王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遣魏王宏烈鎮襄陽荆王行本鎮虎牢宋王泰鎮懷州齊王世惲檢校南城楚王世偉守寶城太子元應守東城漢王元恕守含嘉城魯王道徇守曜儀城世充自將戰兵楊公卿帥左龍驤二十八府騎兵郭善才帥內軍二十八府步兵跋野網帥外軍二十八府步兵總三萬人以備唐羅士信將前軍圍慈澗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秦王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眾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塵埃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拔慈澗之戍歸於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

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廻洛城大軍屯於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蒲州長史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八月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廻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南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元應帥公卿等攻廻洛不克乃築月城於其西貽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宮秦王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皆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按新安縣在洛陽西七十里襄陽今府洛陽東都城南曰南城東曰東城東城外別有曜儀城北城外有含嘉倉城西城外有寶城其都城西北隅則皇城也朝堂在焉皇宮又在皇城之北慈湖在宜陽縣西北龍門即伊闕也在洛陽東南河內即懷慶府洛口在鞏縣今有洛口驛河陰在孟

津縣迴洛城在其東北邯山在洛陽北洧州
今鄆陵縣繁水今南樂縣青城在都城西北

九月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
襄陽聲問與世充絕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
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轅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
君廓僞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世充將郭
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卻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
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眾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威帥
所部杞夏陳隨許潁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
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郡縣相
繼來降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
中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旣囚之心必
怨望畱之恐爲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

壽相之後耶遂命釋之引入卧内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梨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反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敵陳中敵輩稍刺之終莫能傷又能奪敵稍返刺之齊王元吉以善馬稍自負聞敬德之能請各去刃相與校勝負敬德曰敬德謹當去之王勿去也既而元吉刺之終不能中秦王世民間敬德曰

奪稍與避稍就難敬德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稍元吉操
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須臾三奪其稍元吉雖面相歎異內甚
恥之冬十月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世充硤石堡拔之士信
又圍千金堡堡中人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堡
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
也吾屬誤矣即去堡中以爲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
之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拔顯州今泌陽縣甘泉宮胡氏以爲宜陽之甘
棠宮是也轅轅山在偃師東南管城今鄭州把今杞縣夏今太
康縣陳今陳州府隋胡註作洎是也今鄆陵縣許今許州潁今
潁州府尉今尉氏縣魏宜武陵在北邙
山硤石堡在新安縣千金堡在洛陽西
初王世充以郝元真爲滑州行臺僕射濮州刺史杜才幹李密
故將也恨元真叛密詐以其眾降之元真恃其官勢自往招慰
才幹出迎延入就坐執而數之曰汝本庸才魏公置汝元僚不

建毫髮之功乃構滔天之禍今來送死是汝之分遂斬之遣人

齎其首至黎陽祭密墓以濮州來降

按滑州今滑縣濮州今仍曰濮州

竇建德之圍幽州也李藝告急於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

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藝遣使來降以開道爲蔚州總管賜姓李

氏封北平郡王開道有矢鏃在頰召醫出之醫曰鏃深不可出

開道怒斬之別召一醫曰出之恐痛又斬之更召一醫醫曰可

出乃鑿骨置楔其閒骨裂寸餘竟出其鏃開道奏妓進膳不輟

竇建德帥眾二十萬復攻幽州建德兵已攀堞薛萬均萬徹帥

敢死士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掩擊之建德兵潰走斬首千餘級

藝兵乘勝薄其營建德陳於營中填塹而出奮擊大破之建德

逐北至其城下攻之不克而還

按蔚州今大同府靈邱縣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復姓楊氏及王世充稱帝慶復姓郭

氏世充以爲管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
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慶欲與其妻偕來妻
曰主上使妾侍巾櫛者欲結君之心也今君旣辜付託徇利求
全妾將如君何若至長安則君家一婢耳君何用爲願送至洛
陽君之惠也慶不許慶出妻謂侍者曰若唐遂勝鄭則吾家必
滅鄭若勝唐則吾夫必死人生至此何用生爲遂自殺庚戌慶
來降復姓楊氏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元應鎮虎牢軍
於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卻之使郭孝恪爲書
說滎州刺史魏陸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
民使世勣引兵應之以雄爲嵩州刺史嵩南之路始通魏陸使
張志詐爲元應書停其東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
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元應聞諸

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王宏烈據襄陽上令金州總管府司馬

李大亮安撫樊鄧以圖之十一月庚申大亮攻樊城鎮拔之斬

其將國大安下其城柵十四

按榮州在榮陽縣陽城今登封縣卽嵩州也汴州今開封府金州今

興安府涇陽縣屬西安府樊樊城也在襄陽府城北鄧鄧州

初王世充侵建德黎陽建德襲破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

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中書侍

郎劉彬說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

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鄭地日蹙唐

彊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兵

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旣退徐觀其變若鄭

可取則取之并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

遣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其禮部侍郎李大師等詣唐請罷

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畱之不答十二月辛卯世充許亳等十一
州皆請降辛丑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

殷州今獲嘉縣許州洧州上已云來

降此復云請降者時德威帥之降至是二州實真降也

是歲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其僕射蔣元超拒
之戰於虔亭元超敗死法興棄毗陵奔吳郡於是丹陽毗陵等
郡皆降於子通子通以法興府掾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國子祭
酒杜伏威遣行臺左僕射輔公祏將卒數千攻子通以將軍闕
稜王雄誕爲之副公祏度江攻丹陽克之進屯溧水子通帥眾
數萬拒之公祏簡精甲千人執長刀爲前鋒又使千人踵其後
曰有退者卽斬之自帥餘眾復居其後子通爲方陳而前公祏
前鋒千人殊死戰公祏復張左右翼以擊之子通敗走公祏逐
之反爲所敗還閉壁不出王雄誕曰子通無壁壘又狃於初勝

乘其無備擊之可破也公祏不從雄誕以其私屬數百人夜出擊之因風縱火子通大敗降其卒數千人子通食盡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帥左右數百人棄城走吳郡賊帥聞人遂安遣其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塗而悔欲殺孝辯更向會稽孝辯覺之法興窘迫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按京口今鎮江府慶亭在丹陽縣東南丹陽西之地明註以爲處和等州是也太湖在吳縣西南五十里餘杭縣屬杭州府嶺仙霞嶺也在衢州府會稽今紹興府宣城今南國府

--	--	--	--

讀史兵略卷二十九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武德四年 春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杜
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
世充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元甲分爲左右隊使秦
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元甲帥
之爲前鋒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
通贊皇公竇軌引兵按行營屯狎與世充遇戰不利世民帥元
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
二月世充太子元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
將軍李君羨邀擊大破之元應僅以身免世民使宇文及奏

請進圍東都上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於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世充帥眾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懼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微倖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烟烟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眾皆披靡殺傷甚眾旣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即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陳而出得入大

軍世充亦帥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元與世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元踴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元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初驃騎將軍王懷文爲唐軍斥候爲世充所獲世充欲慰悅之引置左右壬寅世充出右門臨洛水爲陳懷文忽引槊刺世充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爲懷文走趣唐軍至寫口追獲殺之先是御史大夫鄭頰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胡氏曰鄭頰李密之臣爲世充所獲疾其多詐故不樂仕焉至是謂世充曰臣聞佛有金剛不壞身陛下真是也臣實多幸得生佛世願棄官削髮爲沙門服勤精進以資陛下之神武固請不許退謂其妻曰吾束髮從官志慕名節不幸遭遇亂世流離至此

側身情忌之朝累足危亡之地智力淺薄無以自全人生會有
死早晚何殊姑從吾所好死亦無憾遂削髮被僧服世充聞之
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耶不誅之何以制眾遂斬頰於
市頰言笑自若觀者壯之按梁州今歸德府方諸門東都城西北右門註云右掖門則在
都城內也寫口在城西

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
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
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飜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
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宏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
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
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被師必不還
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上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

表稱洛陽必可克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

胡氏曰參

謀之官蓋始於此

德彝言於上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

淮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

相連結後必難圖上乃從之世民遣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

報戊午世充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

降左衛將軍王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爲內應遂拔之獲荆王

行本及長史戴胄

按時鄭州治虎牢今汜水縣也李世勣屯管城在其東

三月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絹一匹直粟三

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葉皆盡

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腳弱死者相枕倚

於道皇泰主之遷民入宮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貴

爲公卿隸屬不充尙書郎以下親自負戴往往餒死竄建德使

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眾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已卯軍於酸棗遂陷管州殺刺史郭士安又陷滎陽陽翟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沂河西上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辯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皋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閒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眾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

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固
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
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
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胡氏曰薛道衡爲隋煬帝所殺隋之
伐陳道衡知其必克收之識時審勢
蓋有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惡守堅城未易
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
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致
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
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日之間世充自潰城破
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
新附必不能守兩賊并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
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

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畱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眾若我何又曰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逡巡稍卻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斬首

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趙魏

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得歸故相

與坦懷釋怨

胡氏曰武德二年賈建德盡取趙魏虜淮安王神

歸世充頃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夕更飾辭相誘足

下乃以三軍之眾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費良非上策今

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鋒銳冀聞擇

善若不獲命悲雖悔難追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戰

數不利將士思歸夏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輕騎千

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大

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踰大行

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

以萬全二則拓地收眾形勢益彊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

今之策無以易此

胡氏曰凌敬之策善矣當是時洛城危急秦

未得至蒲州

王定計而堅守之蓋計曰而收功吾悉建德

洛城已破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眾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滎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曰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吾來救鄭鄭今倒懸亡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蕘收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陷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誘

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果悉眾而至胡氏曰此所謂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也白

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

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邱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

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據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

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飢勢將自退胡氏曰所謂追以計稽之也

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

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

選銳士數百與之劇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槩二百以應之相與

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

鮮迺出陳前以誇眾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

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

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馳歸眾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

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

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

南上胡氏曰所戒之曰賊若不動爾宜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土

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

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羣臣方朝

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兵阻朝

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卻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

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淮

陽王道元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

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

已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

文歆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

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梁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逐之建德墜馬士讓援梁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討王世充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卽日散遣之使還鄉里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慚建德妻曹氏與左僕射齊善行將數百騎遁歸洛州甲子世充偃師鞏縣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鄭善果爲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充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因竄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士衡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敗狀世充召諸將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皆

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充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耶世充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元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充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世充之黨罪尤大者段達王隆崔洪丹薛德音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什柱郭士衡董獻張童兒王德仁朱粲郭善才等十餘人斬於洛水之上初世勣與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旣以此身許國

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
信曰使此肉隨兄爲土庶幾不負昔誓也士民疾朱粲殘忍競
投瓦礫擊其尸須臾如冢秦王世民坐閭閻門蘇威請見稱老
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
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秦王世民
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按曹州今曹州府滑
州今滑縣西板渚在汜水
津縣陽翟今禹州東原即東廣武城在滎澤縣西板渚在汜水
東武牢即成皋洛陽東面之險兵不可使度險也懷州今懷慶
府河陽今孟縣太行山在懷慶北上黨今潞安府汾今汾州府
晉今平陽府蒲津關在蒲州府北解洛陽圍之上策孫贖馬陵
之故智也解圍而必至所圍之地先制於人矣汾口在磁州山
北太行以北也南臨廣武註云西廣武在廣武山西也河渚在
汜水北牛口谷在汜水西北二十五里汜水出浮戲山逕虎牢
東合洛水入河洛州建德治所今廣平府偃師鞏二縣皆屬河
南府

前真定令周法明法尚之弟也隋末結客襲據黃梅遣族子孝

節攻薪春兄子紹則攻安陸子紹德攻沔陽皆拔之庚午以四郡來降壬申齊善行以洛相魏等州來降時建德餘眾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爲主徵兵以拒唐又欲剽掠居民還向海隅爲盜善行獨以爲不可曰隋末喪亂故吾屬相聚草野苟求生耳以夏王之英武平定河朔士馬精彊一朝爲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非人力所能爭耶今喪敗如此守亦無成逃亦不免等爲亡國豈可復遺毒於民不若委心請命於唐必欲得繒帛者當盡散府庫之物勿復殘民也於是運府庫之帛數十萬段置萬春宮東街以散將卒凡三晝夜乃畢仍布兵守坊巷得物者卽出無得更入人家士卒散盡然後與僕射裴矩行臺曹旦帥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并破字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於唐上以善行爲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

按貞定今

改爲正定縣黃梅縣今屬黃州府蕪春今蕪州安陸
今德安府沔陽今沔陽州相今彰德府魏今大名府

秋七月上徵寶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等願等相
謂曰吾屬皆爲夏王所厚今不爲之報仇將無以見天下之士
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
雅以其謀告之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於耕桑不願復起兵
眾怒且恐泄其謀遂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時屏居漳南諸將
往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欣然從之黑闥方種蔬卽殺耕牛與之
共飲食定計聚眾得百人襲漳南縣據之八月丁酉黑闥陷鄆
縣魏州刺史權威貝州刺史戴元祥與戰皆敗死黑闥悉取其
餘眾及器械建德舊黨稍稍出歸之眾至二千人爲壇於漳南
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
軍秦武通定州總管藍田李元通擊之又詔幽州總管李藝引

兵會擊黑闥初洛陽既平徐圓朗請降拜兗州總管封魯郡公黑闥作亂陰與圓朗通謀上使葛公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圓朗執彥師舉兵反黑闥以圓朗爲大行臺元帥圓朗厚禮彥師使作書與其弟令舉虞城降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爲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待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行至宋州屬圓朗反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圓朗又攻陷楚邱引兵將圍虞城瓌遣部將崔樞張公謹自鄆陵帥諸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濬曰樞與公謹皆王世充將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恐必爲變瓌不應樞至虞城分質子使與土人合隊共守城賊稍近質子有叛者樞斬其隊帥於是諸隊帥皆懼各殺其質子樞不禁

梟其首於門外遣使白瓌瓌陽怒曰吾所以使與質子俱者欲

招其父兄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吾固知崔樞能辦此也縣

人既殺質子與賊深仇吾何患乎賊攻虔城果不克而去按濬

恩縣今平原西南五十里魏州今大名府貝州今清河縣

兖州今兖州府任城今濟甯州虞城屬歸德府宋州即歸德也

汴州今開封府楚邱在曹州府曹縣鄆陵屬開封府

九月詔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爲荆湘道行軍總管李靖攝

行軍長史統十二總管自夔州順流東下以廬江王瑗爲荆鄂

道行軍元帥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黃州總管周法明出

夏口道以擊蕭銑是月孝恭發夔州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

落進軍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兵始集銑尙未知若乘江漲倏

忽抵其城下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從之巴蜀兵

兵也荆今荊州府沔今長沙府鄂州今

安陸府辰州今辰州府夏口今漢口鎮

淮安王神通將關內兵至冀州與李藝兵合又發邢洛相魏恆趙等兵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於饒陽城南布陳十餘里黑闥眾少依堤單行而陳以當之會風雪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返神通大敗士馬軍資失亡三分之二藝居西偏擊高雅賢破之逐奔數里間大軍不利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薛萬均萬徹皆爲所虜截髮驅之萬均兄弟亡歸藝引兵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冀州今冀州邢今順德府洛今廣平府相今彰德府魏今大名府恆今正定府趙今趙州饒陽縣屬州深

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以齊王元吉爲司空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

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元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易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日值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庫直間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初如晦爲秦王府兵曹參軍俄遷陝州長史時府僚多補外官世民患之元齡曰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卽奏爲府屬與元齡常從世民征伐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寶貨元齡獨收

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元齡必與之深相結使爲世民盡死力世民每令元齡入奏事上歎曰元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李元道嘗事李密爲記室密敗官屬爲王世充所虜懼死皆達曙不寐獨元道起居自若曰死生有命非憂可免眾服其識量

蕭銑鄂州刺史雷長穎以魯山來降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以江水方漲殊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宏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擊走之獲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萬計追奔至百里洲士宏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蓋彥舉以五州來降蕭銑之罷兵營農也纔畱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士宏敗大懼倉猝徵兵皆在江嶺之外道塗阻遠不能遽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

擊之李靖止之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畱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弱我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今若急之彼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畱靖守營自帥銳師出戰果敗走趣南岸銑眾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見其眾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軍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其交州刺史邱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

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中書侍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謂羣下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一人之故陷百姓於塗炭乎銑以太牢告於太廟下令開門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總纓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岑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自隋末以來困於虐政重以羣雄虎爭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跋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軍拒鬪死者其罪既深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叛逆之科籍其家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

皆望風歛附銑降數日援兵至者十餘萬聞江陵不守皆釋甲而降孝恭送銑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爲荊州總管李靖爲上柱國賜爵永康縣公仍使之安撫嶺南得承制拜授按鄂州今武昌府魯山在其西北岸荆門鎮在荆夷水也百里洲在枝江縣東江水至此分流出洲北者曰北江

十一月杜伏威使其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以精兵守獨松嶺雄誕遣其將陳當將千餘人乘高據險以逼之多張旗幟夜則縛炬火於樹布滿山澤子通懼燒營走保杭州雄誕追擊之又敗之於城下子通窮蹙請降伏威執子通并其左僕射樂伯通送長安上釋之先是汪華據黟歙稱王十餘年雄誕還軍擊之華拒之於新安洞口甲兵甚銳雄誕伏精兵於山谷帥羸弱

數千犯其陳戰纔合陽不勝走還營華進攻之不能克會日暮
引還伏兵已據其洞口華不得入窘迫請降聞人遂安據崑山
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勝乃單騎
造其城下陳國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帥諸將出降於是伏
威盡有淮南江東之地南至嶺東距海雄誕以功除歙州總管
賜爵宜春郡公

胡氏曰自廣德州東南過獨松嶺即湖州點點縣歙縣皆屬徽州府新安洞口疑今叢山關

崑山縣屬蘇州府

劉黑闥陷定州執總管李元通黑闥愛其才欲以爲大將元通
不可故更有以酒肉饋之者元通曰諸君哀吾幽辱幸以酒肉
來相開慰當爲諸君一醉酒酣謂守者曰吾能劍舞願假吾刀
守者與之元通舞竟太息曰大丈夫愛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
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卽引刀自刺潰腹而死上聞

爲之流涕拜其子伏護爲大將十二月乙卯黑闥陷冀州殺刺史麴稜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故竇建德將卒爭殺唐官吏以應黑闥庚申遣右屯衛大將軍義安王孝常將兵討黑闥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黎州總管李世勣先屯宗城棄城走保洺州甲子黑闥追擊世勣等破之殺步卒五千人世勣僅以身免丙寅洺州土豪翻城應黑闥黑闥於城東南告天及祭竇建德而後入後旬日引兵攻拔相州執刺史房晃右武衛將軍張士貴潰圍走黑闥南取黎衛二州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又遣使北連突厥頡利可汗遣侯斤宗邪那帥胡騎從之丁卯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

按宗城在今威縣黎今滹縣衛今衛輝府

五年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改元天造定都洺州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爲兵部尙書高雅賢爲右領軍徵王琮爲

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秦王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退保洺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之上以逼之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黑闥黑闥聞之畱兵萬人使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地皆震動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失亡八千人洺水人李去惑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黑闥引兵還攻洺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己巳復取邢州辛未井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黑闥攻洺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於

城東北築二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
世民恐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
必不守行軍總管郊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南
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
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
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
殺之時年二十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
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其糧道黑闥以高稚
賢爲左僕射軍中高會世勣引兵逼其營稚賢乘醉單騎逐之
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
將復往逼其營潘毛爲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
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秦王世民

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去遂與黑闥先遁餘眾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眾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

胡氏曰秦王之討黑

闥前後接戰黑闥之眾皆決死確闥特秦王大展方略黑闥智

力俱困而敗走耳秦王之平羣盜黑闥最爲堅敵按後嘉屬衛

輝府肥鄉屬廣平府洛水在廣平府西北沙河縣屬順德府鼓

城今晉州徐河在清苑縣洛水今曲周縣列人今肥鄉井州今

井陘縣冀今冀州貝今清河縣今滄州瀛今河間府

夏四月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不知所出河間人劉復禮說
圓朗曰有劉世微者其才不世出名高東夏且有非常之相真
帝王之器將軍若自立恐終無成若迎世微而奉之天下指揮
可定圓朗然之使復禮迎世微於浚儀或說圓朗曰將軍爲人
所惑欲迎劉世微而奉之世微若得志將軍豈有全地乎僕不
敢遠引前古將軍獨不見翟讓之於李密乎圓朗復以爲然世
微至已有眾數千人頓於城外以待圓朗出迎圓朗不出使人
召之世微知事變欲亡走恐不免乃入謁圓朗悉奪其兵以爲
司馬使徇譙杞二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圓朗遂殺之秦
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上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
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上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
朗形勢上復遣之詣黎陽會大軍趨濟陰丙子行臺民部尙書

史萬寶攻圓則陳州拔之秋七月世民擊圓朗下十餘城聲震

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世民以淮濟之閒略定使淮安王神通

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長樂坡在長安城東
濟陰今曹州府曹縣

陳州今
陳州府

八月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

管李子和將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雁門己未寇并州

別遣兵寇原州庚子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

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

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璿

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眾有

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不

如擊之旣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

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頭破突厥斬首五
千餘級上遣鄭元璿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
晉州數百里閒填溢山谷元璿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
利頗慙元璿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
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
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
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按雲州今大
同府原州今
固原州幽州注云當作幽州今祁州秦州注云當
作秦州今榮河縣雲中今歸化城夏州今榆林府
冬十月己酉詔齊王元吉討劉黑闥於山東乙丑行軍總管淮
陽王道元與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爲黑闥所殺時道元將兵三
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元帥輕騎先出犯陳使萬寶將大軍
繼之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敕云淮陽小兒軍事皆

委老夫今王輕脫妄進若與之俱必同敗沒不如以王餌賊王
敗賊必爭進我堅陳以待之破之必矣由是道元獨進敗沒萬
寶勒兵將戰士卒皆無關志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元數從秦
王世民征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元常從吾征
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爲之流涕世民自起兵
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爲
矢刃所傷胡氏曰史言秦王有天命淮陽王道元之敗也山東震駭洺州總
管廬江王瑗棄城西走州縣皆叛附於黑闥旬日開黑闥盡復
故地乙亥進據洺州十一月庚辰滄州刺史程大買爲黑闥所
迫棄城走齊王元吉畏黑闥兵彊不敢進太子中允王珪洗馬
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
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萬資糧

置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甲申詔太子建成將兵討黑闥其陝東道大行臺及山東道行軍元帥河南河北諸州並受建成處分得以便宜從事黑闥擁兵而南自相州以北州縣皆附之唯魏州總管田畱安勒兵拒守黑闥攻之不下引兵南拔元城復還攻之十二月甲子畱安擊黑闥破之獲其莘州刺史孟柱降將卒六千人是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吏以應黑闥上下相猜人益離怨畱安待吏民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無問親疏皆聽直入臥內每謂吏民曰吾與爾曹俱爲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者但自斬吾首去吏民皆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必不可負有苑竹林者本黑闥之黨潛有異志畱安知之不發其事引置左右委以

管鑰竹林感激遂更歸心卒收其用黑闥攻魏州未下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
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
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
慰諭遣之則可坐視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眾多亡或縛
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裏擊之遂夜遁至館
陶永濟橋未成不得度壬申太子齊王以大軍至黑闥使王小
胡背水而陳自視作橋成卽過橋西眾遂大潰捨仗來降大軍
度橋追黑闥度者纔千餘騎橋壞由是黑闥得與數百騎亡去
下傳今深州元城今大名府華州今華縣昌
樂今南樂縣館陶屬東昌府永濟渠在西

六年正月己卯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
城降時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黑闥黑闥爲官軍所迫奔走不

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餒甚德威出迎延黑闥入城黑
闥不可德威涕泣固請黑闥乃從之至城旁市中憩止德威饋
之食食未畢德威執之送詣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洛州黑闥
臨刑歎曰我幸在家釵菜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二月丙寅徐
圓朗窮蹙與數騎棄城走爲野人所殺其地悉平

饒州卽
饒陽縣

秋八月壬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公祏相
友善公祏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
威浸忌之乃署其養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潛奪
其兵權公祏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爲學道辟穀
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畱公祏守丹陽令雄誕典兵爲之副陰謂
雄誕曰吾至長安苟不失職勿令公祏爲變伏威旣行遊仙說
公祏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祏不得發乃詐稱得伏威書疑雄誕

有貳心雄誕聞之不悅稱疾不視事公福因奪其兵使其黨西門君儀論以反計雄誕始寤而悔之曰今天下方平吳王又在京師大唐兵威所向無敵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雄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今從公爲逆不過延百日之命耳大丈夫安能愛斯須之死而自陷於不義乎公福知不可屈縊殺之雄誕善撫士卒得其死力又約束嚴整每破城邑秋毫無犯死之日江南軍中及民間皆爲之流涕公福又詐稱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大修鎧仗運糧儲蓄稱帝於丹陽與張善安連兵以善安爲西南道大行臺乙丑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眾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以討輔公祏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

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祐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眾皆悅服

江州今九

江府宣州今甯國府雋州
即今亳州淮河今清河縣

突厥數爲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
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
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
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
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輔公祐張善安據夏口拒之法明屯
荊口鎮壬午法明登戰艦飲酒善安遣刺客數人詐乘魚牒而
至見者不以爲虞遂殺法明而去甲申舒州總管張鎮周等擊
輔公祐將陳當世於猷州之黃沙大破之十二月癸卯安撫使
李大亮擊善安於洪州與善安隔水而陳遙相與語大亮諭以

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正爲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度水入其陣與善安執手共語示無猜閒善安大悅遂許之降旣而善安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止其騎於門外引善安入與語久之善安辭去大亮命武士執之從騎皆走善安營中聞之大怒悉眾而來將攻大亮大亮使人諭之曰吾不留總管總管赤心歸國謂我曰若還營恐將士或有異同爲其所制故自畱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其黨復大罵曰張總管賣我以自媚於人遂皆潰大亮追擊多所虜獲送善安於長安善安自稱不與輔公祏交通上赦其罪善遇之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荆口鎮在荊州府黃沙今

潭縣之黃沙鎮涇縣卽猷州也洪州今南昌府

七年 春二月高開道將張金樹殺開道來降開道見天下皆

定欲降自以數反覆不敢且恃突厥之眾遂無降意其將卒皆山東人思鄉里咸有離心開道選勇敢士數百謂之假子常直閣內使金樹領之故劉黑闥將張君立亡在開道所與金樹密謀取開道金樹遣其黨數人入閣內與假子遊戲向夕潛斷其弓弦藏刀槩於牀下合暝抱之趨出金樹帥其黨大譟攻開道閤假子將禦之弓弦皆絕刀槩已失爭出降君立亦舉火於外與相應內外惶擾開道知不免乃擐甲持兵坐堂上與妻妾奏樂酣飲眾憚其勇不敢逼天且明開道益妻妾及諸子乃自殺金樹陳兵悉收假子斬之并殺君立死者五百餘人遣使來降三月趙郡王孝恭破輔公祏於蕪湖拔梁山等三鎮安撫使任瓌拔揚子城廣陵城主龍龕降戊戌孝恭克丹陽先是輔公祏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

將步騎三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卻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硤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運慧亮等軍乏食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堅臥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事皆曰慧亮等擁彊兵據水陸之險攻之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孝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福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不爲少今博望諸柵尙不能拔公福保據石頭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日不下慧亮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胡氏曰李靖此議與長孫無忌安市之議略同然李靖決勝而太宗無功及安市班師靖咎其不能用道宗之策此用兵之所以難也慧亮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福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

之使羸兵先攻賊營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

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

胡氏曰此左傳楚五大夫被吳師以滅舒

鳩之故

智也 闕稜免皆謂賊眾曰汝曹不識我耶何敢來與我戰賊

多稜故部曲皆無鬪志或有拜者由是遂敗孝恭靖乘勝逐北

轉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戍皆潰黠亮正通等遁歸殺傷及溺

死者萬餘人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福大懼擁兵數萬棄城東走

欲就左遊仙於會稽李世勣追之公福至句容從兵能屬者纔

五百人夜宿常州其將吳騷等謀執之公福覺之棄妻子獨將

腹心數十人斬關走至武康爲野人所攻西門君儀戰死遂執

公福送丹陽梟首分捕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己亥以孝恭爲

東南道行臺右僕射李靖爲兵部尙書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

之膏肓也

胡氏曰謂蕭銑輔公福皆爲靖所殺也按蕪湖縣屬太平府梁山即博望山所開東梁山也揚子城在揚

州府南廣陵即揚州也青林山即當塗縣之青山舒州今安慶府句容屬江甯府武康屬湖州府公祖蓋據石頭城爲治也

七月戊寅突厥寇原州遣甯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癸未突厥寇陰盤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鄴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繫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

昔樊噲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目

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漢北

非虛言也上乃止

大木根山在河套內陰盤
在平涼縣東南涇州西北

初隋末京兆韋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
仁壽禮佛然後死唐興裴宏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鍾撫之
類皆貪縱遠民患之有叛者仁壽時爲雋州都督長史上聞其
名命檢校南甯州都督寄治越楊使之歲一至其地慰撫之仁
壽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至南人至西洱河周屬數千里
蠻夷豪帥皆望風歸附仁壽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
爲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將還豪帥皆曰天子遣公都
督南甯何爲遽去仁壽以城池未立爲辭蠻夷帥相帥爲仁壽
築城立廨舍旬日而就仁壽乃曰吾受詔但令巡撫不敢擅留

蠻夷號泣送之因各遣子弟入貢壬戌仁壽還朝上大悅命仁

壽徙鎮南甯以兵戍之

雋州越雋即今甯遠府西洱河在大理府鄧川州東時黔省猶未開闢故往滇

者皆由

川中

八月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卻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人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瘠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兩河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將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

胡氏曰世民獨出外以威示突厥內以服元吉之心

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

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斷獨出與我關若以眾來我直以此

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

胡氏曰頡利素服秦王神武恐其以百騎挑戰而伏

大兵四合以擊之故不敢應

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

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

胡氏曰秦王以此疑頡利

之心突利恐因此為頡利所疑故亦不敢應

世民又前將渡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

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

我無他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卻是後霖雨益甚

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

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架犀利以逸制勞此而

不乘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

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

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

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

忻州今忻州并

州今太原府綏州今綏德州
州今邠州五龍阪在其南

九年秋八月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

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曷斬
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
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與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
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
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夷狄亦有人心何
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
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因思
力於門下省上自出元武門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
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

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
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畱與頡利語蕭瑀以
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
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
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
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示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
圖虜入我地旣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
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卽日還宮
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還瑀
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請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
疑旣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眾雖多而不整君
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

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眾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
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
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
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
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陷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
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伺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
與之此之謂矣瑀再拜曰非所及也按高陵在西安府東北七
十里便橋渭水橋兩州註言當作兩州是
也上謂太宗時已受禪於東宮顯德殿也
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
有之患在邊境少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
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

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上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

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敘卿等勳賞或未當且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

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元齡杜如晦等專
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
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
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元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
固宜居叔父之先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尙無所
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
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
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
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
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
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
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

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

